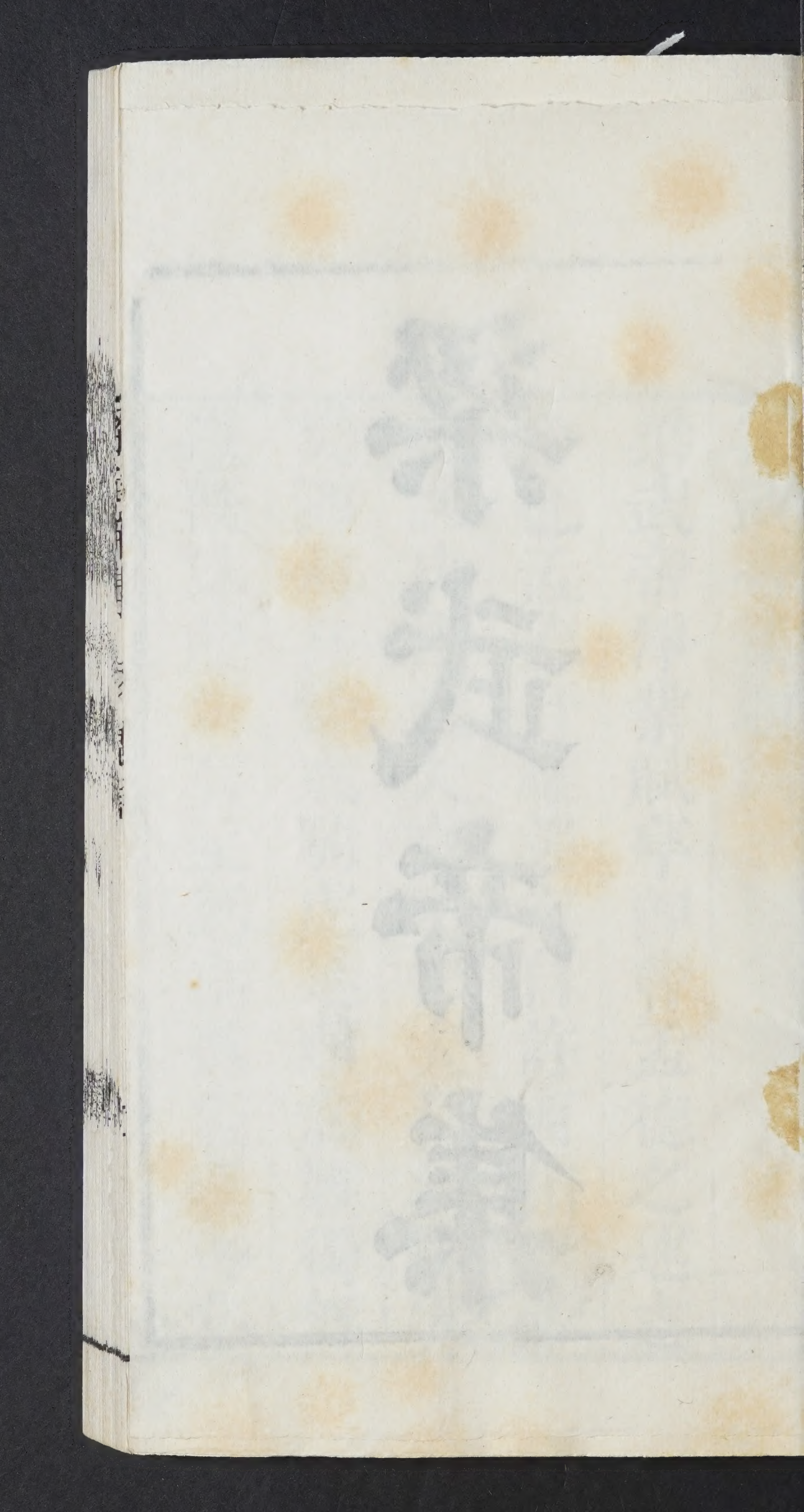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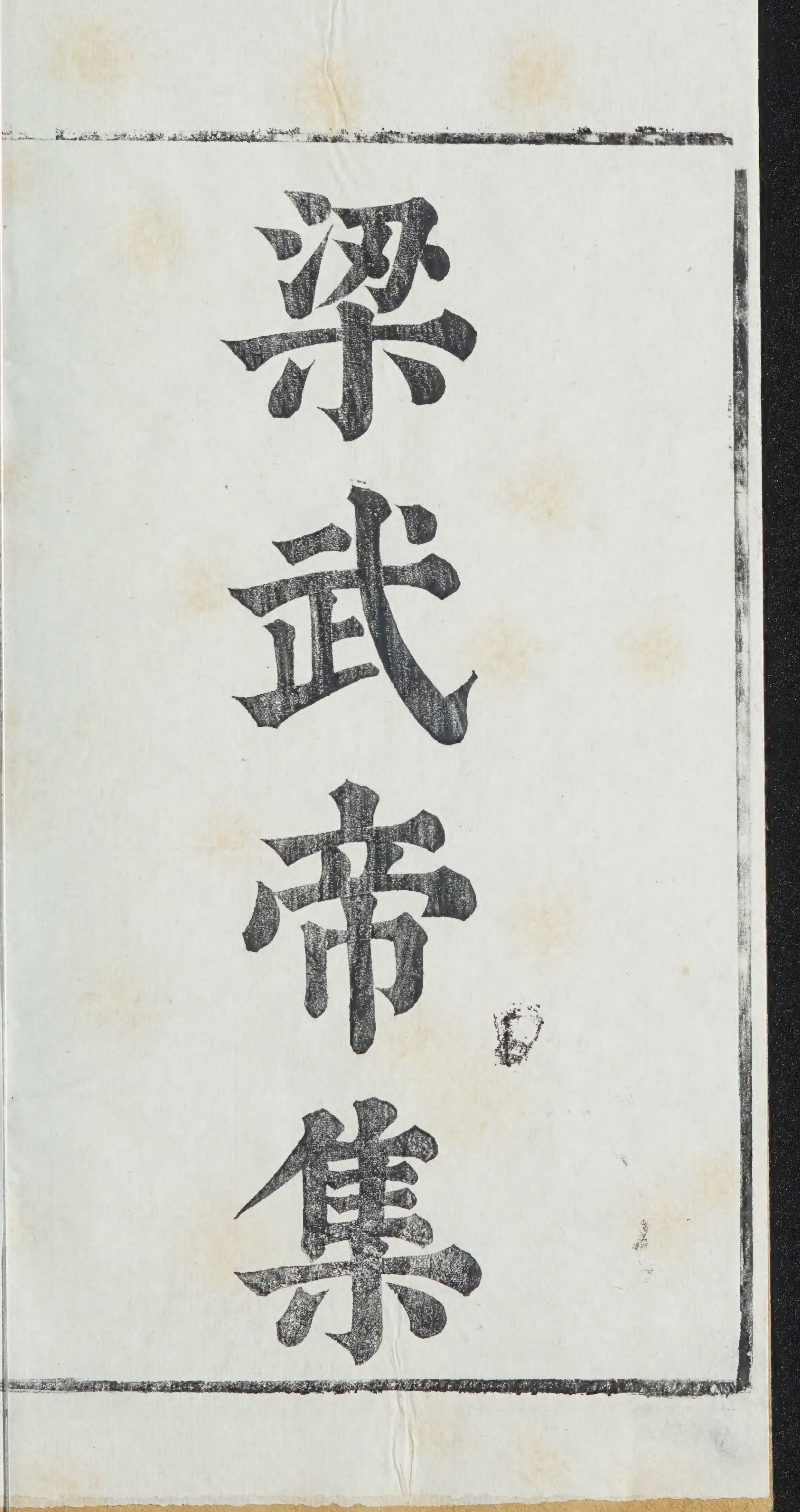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梁　第六十二冊

梁武帝







梁武帝集

梁武帝集題詞

梁武帝淨業賦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孟德奸雄善文自許西伯梁帝亦謬比湯武大言不作夫長沙酷害樊鄧興兵勢成騎虎延頸爲難獨無道旣誅鼎新有主忽焉狐盜覆齊宗

祀猶總師稱朕妄擬南巢白旗則石勒胡入且笑曹馬矣帝負龍虎之相兼文武之才史贊其恭儉莊敬藝能博學人君罕有惜羯寇滔天臺城煨燼制旨二百餘卷五禮一千餘卷通史六百卷後世無繇誦讀今得其詔

令書敕諸篇置帝王集中則魏晉風
烈閒有存者雕蟲小伎壯夫不爲尚
幸見之朝廷未容以河中之水東飛
伯勞數詩定帝高下也捨道歸佛躬
爲教宗顧白衣所急首唱斷肉耳據
帝自序絕魚肉斷房室欲天下知其

不貪其責賀散騎又云腰瘦二尺救物故也神器至重逆取順守僅欲以黃羸菜味自救不臣爲計短矣至今愚夫愚婦身盜賊而口素食卽云銷孽滅過卒祖帝術也

婁東張溥題

梁武帝集目錄

弘經術詔二首
問羣臣音樂詔
罷鳳凰御書詔
放遣後宮詔
禁止宮人縱觀郊祀詔
南面詔
議洗匜詔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差等品流詔

贈王茂詔

追封蕭顗冑詔

贈范雲詔

贈袁昂詔

贈蔡道恭詔

贈張惠紹詔

贈鄭紹叔詔

贈馮道根詔

贈呂僧珍詔

詔許慧詔

責蕭昱詔

責西豐侯正德詔

光宅寺金像詔

寛禁誌公詔

勑

手勑何胤

與何胤勑三首

勑昭明太子

卷二

制

册

璽書

令

檄

表

申飭選人表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書

喻袁昂手書

與蕭寶寅書

答蕭穎冑書

與何胤書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斷酒肉文四首

樂府

芳樹

有所思

臨高臺

雍臺

長安有狹邪行

擬青青河畔草

擬明月照高樓

聯句

梁武帝集目錄終

梁武帝御製集卷一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淨業賦有序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勅梅蟲

見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主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纊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懍

懍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獼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豎乎若黙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執卽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

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艣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

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

物內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

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今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爲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九服

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旣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旣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旣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

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覩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或慆耳而堙

心至如香氣馞起觸鼻發識婉娩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

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迷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蹠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

隨恒與道而爲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爲因離欲惡而自脩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又還自性三途長乖入難永滅正善既脩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拔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氷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覺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荊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

躬、脩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强而稱勇、乃道勝而爲雄、

孝思賦 有序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齓、內失所恃、餘喘岭屏。孀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

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甯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說獨行續有北問獫虜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

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盬、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士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

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

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興命、禀地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

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别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邱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旣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當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

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與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茸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凄風

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氷已結、寒條已拆、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睒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家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與、涕雜血其如霰、鵲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侯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

不忘既覩丹而成綠亦見白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汩神慮而逃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屠之日磾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値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巳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内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

供事。常朝久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樞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黄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目。那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

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
教

圍棋賦

圜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
立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
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
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成術而好鬭非智者
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棋
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

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强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勤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綦巳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鋭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巳

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賦體

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於陽和

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含，
欣分竹其厲精，懸戎車之屢駕，

詔

遣使巡省詔

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脩，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懔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與言久惕，無忘

鑒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私使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逃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遣使巡行州郡詔

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旻

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
遐、或貧羸老疾、懷寃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
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
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
抑欝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
昭被四方、遐聽遠聞、事均親覽、

求讜言詔

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
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

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爲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轂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訽，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

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令公卿入陳時政詔

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啟、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令百司各陳損益詔

朕遠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

令所在條陳民患詔

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藜藿，甯

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唯欲億兆康甯，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常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令所在條陳時政詔

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

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隄防勿有不脩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令郡縣各陳時政闕失詔

朕四聰既闕五識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令而後以爲永准

命朝堂參議疑事詔

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

命尚書郎奏事詔

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

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虵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

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風聞奏事詔

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用賢詔

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

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麥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索、勿有遺隔。

旁求俊乂詔

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啟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寤

其屠釣書其巖穴以時奏聞

舊族搜士詔

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勿限年次詔

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

定梁律詔

律令不一、寔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為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主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寔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

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

申勑諸州訊獄詔

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綱斯政又闕牢犴沈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

君臨兆億雖復齊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寃就鞫匪惟一方可申勑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

慎刑詔

朕眛旦齊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勲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擁永言納隍在予與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贖刑詔

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𠰌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鈦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㢘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

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聞

除贖罪之科詔

設教因時澆薄異政刑以世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為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囹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更開贖刑詔

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勑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夫不辜，甯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赦詔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㒒

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赦詔

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日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停老少連坐詔

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辠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

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遣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停祖父連坐詔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汝穎建州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穎尅定可依前代故

事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恤新附諸州詔

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眚并不得挾以私讐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

禁止私利詔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獸而傳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閒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頗禁斷猶自

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輙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開山澤常禁詔

毋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數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常禁。

清公田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

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

原宥散失官物詔

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準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

通用足陌錢詔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寔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

撫流移詔

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畧、毎布

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雞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卽爲詣縣告請村內

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爲條格、咸使知聞、

埋枯骨詔

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偶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

遐深遵奉未洽髋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懸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瘞或蔭衣莫收卽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

罷京觀詔

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

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詔

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於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淯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國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祠南郊恩詔

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
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祇事熛燎、高標太一、大
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
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有
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
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
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當勞二年、可
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
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祠南郊恩詔

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袞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邱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

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祠南郊恩詔

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大皡御氣、句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卽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恤、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

祠南郊恩詔

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
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
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
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
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祠南郊恩詔

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
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
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改作南北郊詔

夫欽若昊天、曆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冬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

耕籍田詔

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

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畝畆、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豐年恩詔

今兹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巳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巳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常時文

例應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幸蘭陵恩詔

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少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

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

推恩六親詔

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

停賀瑞詔

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

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慙德。而政道多缺。
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寘貺。此乃更彰
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罷祈禱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已。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
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
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甯
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
奉。

建學詔

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齒讓，自家刑國，令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斆，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遣皇子及王侯子弟入學詔

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寔惟前誥，所以

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令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弘經術詔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寔惟讎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内後進

又弘經術詔

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斅、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問羣臣音樂詔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記、漢魏以來、

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鍾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歷年永久，將墮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所見，

罷鳳凰銜書詔

自宋齊以來，有鳳凰銜書伎，至是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為媿已多，假令巢伴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寔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

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平前代卒由自遠內省懷慙彌與事篤可罷之

放遣後宮詔

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羅冤横拘逼不一撫紘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禁止宮人縱觀郊祀詔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愨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幃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南面詔

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便居東面

議洗匜詔

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竆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各用一匜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侵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克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差等品流詔

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静言疚懷思返流弊且翫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郊廟等令視散騎詔

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散騎通直詔

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清顯、陸始名公之胄、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

員外視黃門郎

尚書五都詔

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牙像詔

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胥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

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絶、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眞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肖之銜愆縲紲、東治眞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太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

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
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
長干寺設無礙
法喜食詔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甯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

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饑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代牲詔

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餼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帝從之

薦蔬詔

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祭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

手詔何點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邱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

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
後數日望能入也。

徵何點爲侍中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
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
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
獻替可徵爲侍中

徵庾詵庾承先詔

明敭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

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臧盾兼領軍詔

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

授江革臨川王長史詔

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内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寔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拜范述曾大中大夫詔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大中大夫賜絹二十疋

拜何遠給事黄門侍郎詔

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為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迹可給事黃門侍郎

與陳慶之手詔

慶之轉東宮直閣隸領軍伐魏渦陽據其城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以伏暅為豫章內史詔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
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

遣豫章王北伐詔

廟謨已定王畧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深
藻可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
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
濟江

授武陵王揚州刺史詔

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旌沈崇傃詔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旌甄恬詔

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

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敢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答徐勉脩五禮詔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答陶弘景請解官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

燭二十挺、

答陶弘景進冥通記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眞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讚歎、

與任昉詔

聊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

答劉之遴詔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

左傳尚闕之遂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意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徵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

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答周弘正詔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邱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荊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

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贈柳慶遠詔

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

侯如故諡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贈王茂詔

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類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於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諡曰忠烈

追封蕭穎冑詔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冑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

贈范雲詔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

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胥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爕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篤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

贈袁昂詔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宇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爕理、嘉猷載

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疋、蠟二百斤、即日舉哀、

贈蔡道恭詔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蒞、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畧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己、忠果並

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

贈張惠紹詔

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勳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疋、蠟二百斤、謚曰忠、

贈鄭紹叔詔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涖、方申任寄、協賛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

贈馮道根詔

豫甯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贈呂僧珍詔

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

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
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於懷宜
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

贈昌義之詔

護國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沈濟志
懷寛隱誠著運始効彰邉服方申爪牙寄以禁
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謚曰烈、

贈張弘策詔

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殞身祆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濶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絶。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效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追贈張弘籍詔

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贈孔休源詔

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襃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縉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輿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

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

贈蕭子顯詔

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贈裴子野詔

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

入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哀謚曰貞子、

贈顧協詔

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傷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温

子、

贈周捨詔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

又卹周捨詔

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单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賻陸雲公手詔

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疋

贈邱仲孚詔

豫章內史邱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卹何點詔

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財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謚庾詵貞節處士詔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贈臨川王宏詔

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於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啟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

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
州牧假黃鉞王如故

贈南平王偉詔

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愼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
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式弘
簡爰在弱齒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勳高樊沔契
濶艱難劬勞任寄及替務論道弘茲袞職奄焉
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
贈侍中太宰王如故

贈鄱陽王恢詔

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湘雍梁益甯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於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爕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

攺封南昌公爲侯詔

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

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翌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

齊世王侯降封詔

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詔許慧詔

大中大夫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䕷籍下一枚覆上氣絶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塋中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

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籍以二蘆䕷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䵢屍巳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

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于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斂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責蕭昱詔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還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

南郡旣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鎭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内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鎭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

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

聽如啟

責西豐侯正德詔

武帝初養正德爲子及生昭明正德還本心常怏怏爲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棄軍委走下獄帝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徃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

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獨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途甚、遂匹馬奔云、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狠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勑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問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光宅寺金像詔

銅初不迸、何緣乃爾、豈不以眞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鐫著花趺、以爲靈誌、

寬禁誌公詔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其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于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勑

手勑何肖藝文載沈約爲高祖作、但既係手勑、應非代言、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與何胤勑

高祖凡再勑胤。於是遣何子朗等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鮮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晨。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

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中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
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
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兼以德素當
勑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思深誨誘使斯
文載興

又

胤兄點卒、高祖勅與胤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頻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賓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眷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

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勑昭明太子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食、雖屢奉勑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

勑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疎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簡文爲皇太子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勑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置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

答皇太子請御講勑

省啟欲須吾講、與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扆、

有踰重旻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又

省重啟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悉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甯菜食者衆兼欵附

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况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是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勑、

又

省汝等啟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勅

省啟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

便爲未體國也、越勑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啟勑

省啟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密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癈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寔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愼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勑越勑、

答菩提樹頌手勑

省啟覽所上菩提樹頌，捃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寔不無綺語過也越勑、

答晉安王謝幸善覺寺啟勑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卽便豎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爲恨耳，越勑

勑貞陽侯淵明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都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耻、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愼勿妄動

手勅劉之遴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遂爲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

賜陸倕勑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

手勑張率

率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勑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責賀琛勑

琛還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詔深害時政琛遂啟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卩授勑責琛琛但謝過不敢復有指斥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

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啟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内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

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縣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寔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巳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一何綜理，事寔云何濟辨，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

能到在所。不感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加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產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

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

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傭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

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

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淸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

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事委

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

各出具事其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殺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内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

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甕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

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勅光祿大夫江蒨

蒨子紑幼有孝性父患眼經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云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遂差，晬入
謂之孝感，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弟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

勑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吉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

筆不以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勅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 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 此說鴟鴉鴿鶥處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 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

死魚、必就屠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
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
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
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是斷
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
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
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

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

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
肉使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
於鑽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
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
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
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
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

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卽斷不續旣失不殺戒亦損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卽有殺分於不殺戒卽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卽時便缺別解脫戒不

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卽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卽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勅

具一二緘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

可息。

喻智藏勅

求空自開、依空人慧、高蹈養神、寔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别之際、能無悵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勅答釋明徹

徹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illegible]

疾、將卒、奉表告

辭、武帝答之、

省疏增其憂耿、入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慼、不復多云、

勅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齊隆寺法鏡殂殁、慧超啟釋法寵鎮之、勅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手勅江革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

梁武帝集卷一終



